

← (上接6版)

担任图片组组长的杨宝林后来在《十上北京觅彩图》一文中回忆,为了等米下锅,只能采取多管齐下的策略——请各学科作者提供图片;发出了2450封信函,约请全国各地的行政单位提供反映各地特色风光的彩照;刊登启事,面向全国的摄影工作者征集。但从实际情况来看,征集来的图片绝大部分都不符合要求,图片组坐不住了,将目光转向了文化与信息资源最为集中的首都。1996年冬天,组员们顶着严寒天气在北京拜访了穆青,得到了这位新华社老领导的支持,还从民族画报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军事科学院等单位拿到了一批图片资料。三载光阴,十次北上,不负众望,终于完成了《辞海》(1999年版)的配图任务。

图文并茂、赏心悦目,这是新版《辞海》带给读者的直接感受,但“1999年版”的“新”不仅在于彩图的出现,而是一次全面的“与时俱进”(巢峰语)。本次编纂新增6000个词条,大部分是过去10年出现的新词;因国际形势变化、科学技术进步、体制改革发展、行政区划调整等原因,大量政治、经济、法律、地名等条目更新了释文;依照新的规范行文,比如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新公布的学科名词、国家技术监督局新公布的《量和单位》;涉及数据的国家、地区、人口、产值等条目均采用最新统计资料。

《南方日报》第一任社长、人民出版社原总编辑曾彦修在谈“对新版《辞海》的印象”时曾说道:“现在的这部《辞海》(注:1999年版)不仅在提供知识方面作了较大贡献,而且在实事求是地、认真负责地做学问以至做其他工作方面,也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照物。……中国古语云,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而《辞海》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不但与人以知识,同时

也在某种程度上给了人们一点应有的工作精神和工作态度。”

## 新中国60年的发展变化在《辞海》中得以反映 ——2009年版

十年一修,亦是十年磨剑。2005年11月,《辞海》(2009年版)的编纂出版动员大会召开,而前期工作准备了将近一年。制订编纂计划,修订3.7万字的《辞海编纂手册》,联系和组织作者,培训编辑人员等。“辞书修订是个累人活,通常每次差不多要花上四到五年;知识还有个经受时间考验沉淀的过程,十年看起来,恰如其分。”巢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辞海》的生命力就在于十年一修,每一版都具有历史价值。

在《辞海》(第六版)编纂出版工作总结中,巢峰就《辞海》基本固定的工作流程做了介绍。首先是收词,确定各个学科的词目单,包括增删的内容;其次是各学科作者对文稿和图片进行修订;然后由出版社对修订后的初稿进行初审、复审和终审;接着进入审读环节,以及对初校样、二校样、三校样、四校样、五校样和对红样;之后按规定将应送中央有关部门审定的条目分批送审;最后要进行18种专项检查——中国古今地名、外国国名和地名、外文、组织机构名、现代汉语异形词规范、科技名词规范、数字及量和单位、统一用语、中国历史纪年、引书格式、书证查核、图片、义项编排、明交叉条目核对、参见落实及暗交叉、改名词目的相应处理、字形、繁异体字及注音。

《辞海》版本不断推陈出新,工作方法和程序也越来越完善,但随之而来的一个趋势就是作者队伍的老龄化。不知不觉,苍苍白发已是许多分科主编的群体特征。老而不休,这

些老先生用各自的方式升华了“辞海精神”。中国唯一古龟鳖学专家叶祥奎在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后仍惦记着《辞海》的收词工作;华师大历史系教授孙道天在动完癌症手术后坚持在病床上修订《辞海》;电子技术分科主编沈志广突发心脏病猝死,当时他的办公桌上还放着《辞海》的样稿。

背负着向社会和公众传播知识的伟大使命,分科主编们努力在提高《辞海》的含金量,辞海编纂处和辞书社的编辑们则想方设法降低错误率。为了保证《辞海》里的书证、出处与古籍文献整理出版同步,20多名编辑用了两个多月时间,检查了63331条书证,查找并核对了146种以古籍为主的图书,最后修改的书证接近2000处,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编纂的手段也有了一定的技术革新——充分利用了计算机和数字化,还建立了全文检索数据库以及质量技术保障系统。

“如果说时间是历史和时代的步伐,那么,《辞海》就是历史和时代的脚印。”巢峰表示,社会和自然比较重要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发展和变化,基本上都在《辞海》中得到反映——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思想的“依法治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到航天科学的“‘神舟号’宇宙飞船”、“嫦娥工程”,从生物学/医学的“人类基因组”、“组织工程”到我国标志性工程/建筑的“苏通大桥”、“青藏铁路”,这些百科词语几乎构成了一个时代最重要的缩影。与旧的版本相比,《辞海》(2009年版)的求变和突破也是有目共睹。普通词语部分,原来的规矩是只收古代汉语,这次却增收了5000条常用的近现代汉语(比如“机制”、“极限”、“僵局”、“解决”等)和网络用语(比如“博客”、“网民”、“上传”、“下载”等);首次收录了一批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文学作品,包括《暴风骤雨》《白鹿原》《红旗谱》《于无声处》等。

## 在数字化时代 与时俱进,《辞海》 会继续出版下去 ——2019年版

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大辞海》出版暨《辞海》第一版面世8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辞海》和《大辞海》“全面反映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系统展现了中华文明丰硕成就,为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上海辞书社大楼

资料图片

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提出了殷切希望:“希望大家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打造传世精品,通过不断实施高质量的重大文化工程,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辞海编委会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决心坚持发扬“辞海精神”,打造传世精品。《辞海》(2019年版)主编陈至立就此提出了明确要求,新一版《辞海》不仅要充分反映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核心的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及理论和实践的最新成果,更要与时俱进,适应时代潮流,推出网络版,更好地满足读者的新需求。

从2012年的准备阶段算起(历时一年多,逾200人参与,就“2009年版”的问题完成80篇约25万字学科分析报告),《辞海》(2019年版)的整体进度迄今推进了一大半。总体篇幅与“2009年版”大致相当,计划收单字约1.8万个,条目约12.7万条,彩图1.8万幅,总字数约2200万字。为了打造百年以来质量最高、使用最方便的一版《辞海》,辞书社按照陈至立主编的要求,确立了“守正出新”的定位——“守正”,严格遵循辞书编纂规律,确保编纂质量;“出新”,紧跟时代步伐,吸收最新知识成果和最新发现,用富于时代气息的语言形式和技术手段大胆创新。

“很多人会谈到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网络速度快、资讯又发达,《辞海》继续出版的价值还有多少?我们的看法是,《辞海》存在的意义在于知识的沉淀与传承,如果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查询工具,在数字化时代或许很容易被其他互联网产品所取代。”辞书社有关领导表示,《辞海》虽然定下了“十年一修”的原则,但因为编纂和修订周期较长,又受到成书篇幅的局限,纸质版未必能集

纳最新、最全的知识,但《辞海》的生命力在于它为每个时代提供了最权威的知识表述,帮助读者获得准确而有效的信息,这也是《辞海》与市面上那些在线搜索引擎的本质区别。

“守正”不易,“出新”更难,这意味着《辞海》迎来的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除了纸质版,《辞海》(2019年版)届时还将发布互联网时代的新版本,包括网络版、微信版、APP版,通过大量的音频、视频、动画、三维模型等多媒体资源(计划是10000个音频、2000段视频),构建一个生动而立体的辞书网络世界。对于辞书社而言,“2019年版”之后,《辞海》的编纂修订乃至出版方式必然会面临一场革新:“《辞海》肯定还会继续出版,但是传统编纂方式要和数字化平台相结合,为了适应《辞海》的数字化发展,编辑的思维和技能也要随之转型。”

2015年出版的《辞海论》就《辞海》(2019年版)编纂工作的创新和升级提出了具体的设想。利用自身积累的数字化经验以及外部专家的协助,建立集辅助、编辑、发布于一体的数字化平台。将包括《辞海》(2009年版)、历版《辞海》《大辞海》等在内的辞书社优秀工具书资源数字化、结构化,建立一个参考数据库。与此同时,开发一个协同编纂平台,实现辞书内容的格式化编纂——专家在平台上制定条目的体例,作者按照既定的体例在平台上撰写条目内容、建立参考链接等,编辑在平台上进行审核校对工作。

“国外在十几年前就有了这种编纂系统,作者、编辑和外审专家通过平台进行沟通和协作,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辞书社负责推进《辞海》网络版的有关人士透露,《辞海》协同编纂系统已经开发完毕,这次先让编辑在平台上尝试,作者那边则暂时保留传统的编纂方式,“因为现在的分科主编面临一个适应的过程,等到下一个

(下转8版) →



2009年版《辞海》